

書友黃觀樂取晦菴朱氏諸書在
四書外者粹為十加博註增說名之
曰朱子成書俾予序嗚呼是可以言
成矣朱子前蓋未嘗有成書也博註
繫蕙雜著編駁至通書而後粹然出於
正然自為書與諸子相望非述而不作意
也朱氏始而後六經之說繁然復興訪

子乃家之可傳者亦各有論著始終條理
可以言大備矣昔者

夫子蓋未嘗著書書定詩刪春秋筆
削而之今補四書者六經如可後尊集註
者它書皆可略甚不然也余少不佞自為
時文時每欲窮索古人心曾趣味不但
雷同是非止當盡積朱氏書漫試語同

筆朱氏於熙寧元祐孰主介公君實
孰右無不謂云元祐右君實乃殊不盡
然語是觀之議論之不可盡如此况學
問哉四書外故大有事此成書之不若
已也今成書為太極圖通書此兩為異象
山而費論辯者也正蒙經易以起而啓其家又
本義之所以本也西銘則天地萬物之同

體兩以施之天下國家之道也皇極指要則
西山相與沈潛越悟天人之間要而門弟子之
不得聞者也寇區喪祭折肱三千年之異
同而歸之一莫備於家禮陰陽水火流行
造化之妙度量權衡統和天人之本莫
博於黍同契律呂書若陰符之說所以於
世惑而反之正者以不可不知也嗟乎望

書者天地也是十書者二氣五行也微是
十者無以爲回書之用而觀於此者亦無以
集朱氏之成學者誠以多言思之豈不
足以知然而習者矣乎不然豈有乎爾
則亦豈有乎爾觀樂是編端語錄全集
按同時往後跋涉罔訂賢確又將類詩
話雜說於此外如牛種未懸也觀樂學於

先子有年往溪廬山西坡家有異肉得遺墨今為此書與勉齋西坡皆家書力於朱門云 大德乙巳冬至廬陵劉將孫謹書



朱子成書凡目

書各為集不分卷目

各書本文下大字為朱子解解之下小字為附錄間有附錄而大字者以所附之說自有分行如太極圖後序正蒙禘祫議是也家禮舉綱張目附錄低一字載目之次云

附錄以朱子為主他書之互見同時之講明門弟之難疑後來之闡說俱附焉

朱子之說有先後複出者有答問異同者有一時之言者有著定為書者附錄之次不無彙括增損如春秋啖趙集傳所謂委曲剪裁是也須溪

劉先生云四書附錄或一語重見者數處幾於
若稽古三萬言未必四書煩若此今附錄以此
為戒云

各書本圖外諸家別有分圖開說者萃聚通為一
集

朱子云諸公稱號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

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如云泰山公卿稱謚如云

正無謚稱爵如云士無爵稱官太史云范程張門

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如云張

或兼以號舉如山上蔡籍今人稱郡姓名如東萊

凡姦邪則直書姓名如云今是書所引姓氏大

率倣此濂溪康節橫渠明道伊川晦庵六先生
稱子諸先生稱號稱氏謚議奏議稱名

各書之首附載諸君子平生出處大槩於其下二
程載通書後錄

近年山林著書有流布者隨所見間取附錄如先

天圖有會稽嚴氏光大圖義大衍數有武陵丁

氏易東索隱律呂書有安成彭氏絲黃鍾律說

又如鶴山魏氏之論啓蒙巽齋歐陽氏之論陰

符須溪劉氏之論參同陰符各於其集中採摭

為用云

間有一二聞見得之父師者附附錄後不得以

按字別之而僭妄無所逃罪云

朱子成書凡目

朱子成書

太極圖

濂溪先生周惇頤茂叔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解

通書

濂溪先生周惇頤茂叔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解

西銘

橫渠先生張載子厚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解

正蒙

易學啟蒙

橫渠先生張載子厚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家禮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撰

律呂新書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撰

皇極經世指要

西山先生蔡元定季通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周易參同契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漢魏伯陽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解

陰符經

唐李筌述

西山先生蔡元定季通解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至正元年辛巳
日新書堂刊行

朱子成書

太極圖

廬陵後學黃

瑞節

附錄

臧格謚議云謹按益法主善行德曰元周某
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
魏了空奏議云自周衰孔子必自濂溪始
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與歸
醇質者滯於佔畢訓故雋爽者弱於記覽詞
章言理義則流於清虛寂滅論事功則驚於
權謀智巧誣三代之惑出淪肌浹髓不可救
民也堯舜三代之亂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
百年治日少乃深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
奮乎百世之下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著
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
於師泗之正傳而蓋有不足謂學者於是河南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正元年辛巳
日新書堂刊行

朱子成書

太極圖

廬陵後學黃

瑞節

附錄

臧格謚議云謹按益法主善行德曰元周某
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
魏了空奏議云自周衰孔子必自濂溪始
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與歸
醇質者滯於佔畢訓故雋爽者弱於記覽詞
章言理義則流於清虛寂滅論事功則驚於
權謀智巧誣三代之惑出淪肌浹髓不可救
民也堯舜三代之亂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
百年治日少亂日多治寧不以積而後周其
奮乎百世之下乃深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
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曉然
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帶於
於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謂學者於是河南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程顯程願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發天
人於時皆不孔孟絕學獨盛於宋而超乎
百代功用所繫治道所關誠為不小有朱子
事狀云先生所字茂叔用管氏龍圖閣學士鄭
周氏名惇願字叔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
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有獄父不決
先南安軍司理參軍移及稱之部使者薦以
為大理寺丞知洪州軍移及稱之部使者薦以
改事通判虔州事改永昌縣事發遣邵州事
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事未幾而病亦會
轉運判官墓遂求南康軍以歸葬上其印
綬命分司南京先時葬卒矣熙寧六年六月
朝命及門而有七葬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
也年五十有七葬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
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
政精密嚴怨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
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人所知
程公向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
其為學知道也

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平知其與之
生名聞在柳時郡守李公初生曰公老無
語而也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無及
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初平日聽先生
語二年果有得安獄有因法不當死轉運
先欲深治之不聽則置手版歸相告身否
獨力爭之尚可得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
夫亦曰感此因得死乎殺人以媚人吾不
達昌縣人喜曰是善政也為恥也合州事
南矣於人喜曰是善政也為恥也合州事
罪為憂實以相告語莫辨分寧獄者吾不
先生手吏不取善政也為恥也合州事
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肯從或議
終不釋及守虔甚威而適佐州事趙公熱
所為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
茂叔也於勤州新學之君矣今日乃知
不憚出入之勤毒之君矣今日乃知
所不設措必未盡其務以洗病以歸矣
任施至亦必未盡其務以洗病以歸矣

少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
 盡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或紀其家
 始終不爛及分司而歸妻于饗粥或不給而
 亦曠然不以適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
 樂佳山水遇於蓮華峯下潔清紺溪之合於
 有溪馬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濼溪之號而
 溢江先其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之曰茂
 叔人堂於其上豫章黃大史詩而序之曰德者
 亦深言取於其言云朱子贊云道喪千載
 不盡意風月無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
 邊庭草交翠

陰靜

坤道成女

陽動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
 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
 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爾○此○之動而陽靜而
 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
 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
 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
 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
 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釋故次火○陰釋
 故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
 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
 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
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
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
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
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
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惟人也得其秀而最
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
○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
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
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

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
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
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
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
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
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
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
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
○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
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大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
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南軒張氏曰此極夫萬化之源而自無極而無極也夫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而太極可耳雖曰無極而無極也夫易
言也原其本謂之無極也故曰無極而無極也夫易
言焉是所以為太極也故曰無極而無極也夫易
言焉云莫之為而為太極也故曰無極而無極也夫易
道而必曰無極而為太極也故曰無極而無極也夫易
乎此而後知太極之妙不可言也故曰無極而無極也夫易
深矣。而後知太極之妙不可言也故曰無極而無極也夫易
象八卦之理具於三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
者也。正以其理具於三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
極猶曰正以其理具於三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
此豈直以謂之極矣。而後知太極之妙不可言也故曰無極而無極也夫易
道體一之所謂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

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
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以
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
貫全體無乎不在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
也。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故曰
無極而太極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故曰
形故曰太極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故曰
端簡環不以動靜之餘事此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
則必有所以動靜之餘事此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
聖人既指其實而謂之無極也故曰無極而無極也
所以發明極之義聖人謂之無極也故曰無極而無極也
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無極也故曰無極而無極也
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謂之無極也故曰無極而無極也
所以發明極之義聖人謂之無極也故曰無極而無極也
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妙也。然曰無極而無極也
非上先有無極也。又曰無極之妙也。然曰無極而無極也
也。以至於成男成女之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也。然曰無極而無極也
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
子所謂物生於此矣。老氏之言無以造化為真為二
始終者正南此矣。老氏之言無以造化為真為二

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或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曰：君臣之事，物之理。敬便是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或曰：天地萬物之理便是曰：太極。只是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便是曰：太極。只是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故曰：無極。是無形。中之有箇至極之理。太極有。不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有箇至極之理。太極有。五行即萬物。而有三。百八十四。文中有善惡。皆極中全是一個善。三百八十四。文中有善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自太極至此。而後有彼。但統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後有彼。但統是。一箇大原。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耳。無極而太極。不可將無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又不可將無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故也。○記濂溪傳曰：戊申六月。在玉山。避寇。洪景廬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為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為二字。夫

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濂溪或疑前
議若增此字其累前脩或後學甚矣當備而
改之可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
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
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
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
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
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

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
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
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
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
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
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南軒張氏曰太極動靜之理者也有體必有
用太極之動始而亨也動極而靜一利而貞也動
靜之端立則陰陽之形著矣一動一靜互為其
根動為靜之根而靜復為動之根非動之能生
靜靜之能生動曰一動一靜而動之端非動之
靜靜之能生動曰一動一靜而動之端非動之
之道然也故曰一動一靜而動之端非動之
陰陽之理無不具於其中極其用則動靜之為

陰陽者闔闢往來變化萬物而太極之體各全
於其形器之內此易之所以為易也朱子曰
或問太極動而靜靜而動未有一物見得理如
後曰二有則俱有問未有一物不具是理如何
是有天下動靜是動無動後不靜曰一動一靜
太極之有動靜是動無動後不靜曰一動一靜
環無端無時不吸動無動後不靜曰一動一靜
時不啞無時不吸動無動後不靜曰一動一靜
自如此太極動而靜靜而動未有一物不具是理
動前有是靜靜前有是動是動如晝而夜動如
已便屬夜靜靜便有屬晝又動如晝而夜動如
動便有屬夜靜靜便有屬晝又動如晝而夜動如
理有此理便會動而靜靜便有屬晝又動如晝而
動極復靜陰陽動靜流轉其理無窮亦與之無
窮冬是靜屬陰動就一日之言則晝陽而動夜
靜就一時屬陽無刻言之無時看豎看皆可見
陰陽曰陰陽無刻言之無時看豎看皆可見
則左陽而右陰無刻言之無時看豎看皆可見
陽覆手則為陰向明處為陽背明處為陰正蒙
云陰陽之氣相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動
縕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盡謂是也

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
行也靜而生陰主凝然後萬物各正性命
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之報動所以必靜者報乎
報陽動之中又有陰之報動所以必靜者報乎
陰故也靜所以必動者報乎陽故也靜者報乎
是所乘之機曰以必動者報乎陰而動者報乎
靜也。氣行則理亦行。二氣相推而動。太極
語最精。蓋太極是動靜者所乘之機。無形而
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無動靜。
陰陽有箇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
其根是流底。地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
變易是定流底。地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
又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分
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
便是火之陰。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陰主翕。凡
聚成就者。陰為之也。陽主闢。凡發揚揮散者。陽
為之也。太極陰陽五行。只在上面。陰陽是利
好太極是元亨利貞。都在上面。陰陽是利貞是
陰元亨是陽五行。是元是木。亨是火。利是金。貞是

是水。兩儀是天地與
畫卦兩儀意思又別

陰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
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
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
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
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
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
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
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
本所虧欠間隔哉

朱子曰或問水木何謂之陽火金何謂之陰
一陰曰天一生水地二陰也又問木火何謂之陽金
水何謂之陰金水王於秋冬而為陰○平巖葉氏
曰水而為陽金水王於秋冬而為陰○平巖葉氏
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曰五行之序也木火土
行之相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曰五行之序也木火土
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土所生也蓋一氣之推
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生也蓋一氣之推
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
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
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
之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

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
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
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
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
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
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
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
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
未嘗不存也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
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朱子曰金木水火土
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
不可不知康節却細推出來○
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
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
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
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
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
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
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
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
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

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
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
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
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
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朱子曰或問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又不言太極
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
極。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水火木金土
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無極之真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
南軒張氏曰非無極之真為一物與二五之精
相合也言無極之真未嘗不存其中也。平儀
葉氏曰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
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南軒張氏曰人與物均本乎天而具太極者也然人也稟五行之秀其天地之心之所存不爲

氣所昏隔故爲最靈物非無是而氣則隔矣然萬物之中亦有靈者蓋於其所有氣之所不能盡隔者也人則爲最靈矣然人所稟之氣就其秀之中亦不無厚薄昏明之異及其形生神發五行之性爲喜怒哀懼愛惡欲者感動於內因其所偏交互而形於是善惡之分而萬事從此出焉。朱子曰或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則性亦無所寄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仁注云聖人之道而已矣而主靜注本

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

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
 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
 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
 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
 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
 一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
 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南軒張氏曰人而不能反其初則人極不立而
 去無物無幾矣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
 人也仁也動而通也如而亨也正也義也靜而復中

也利以貞也中見於用所謂時中者也仁主乎
 生所謂能愛者也故曰動而通也正雖因事而
 可見然其則先定義雖以動而通也本為體而
 常故曰靜而復也中為用而周子則明其體蓋
 明其用正也義也本為用而周子則明其體蓋
 道莫不有體始元而終貞之意動則用行靜
 則體立故聖人主靜而動者行焉動者行而不
 失其靜之妙此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所以為全
 也人極立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所以為全
 是乎故無所不合也則以禮智而言中正
 朱子曰或問何故不言禮智而言中正
 字尤切又曰問何故不言禮智而言中正
 為智故通書以中正為知問聖人定之以中
 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土而
 有禮底道理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
 元即仁底道理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
 主靜是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
 主靜自是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
 裏流轉然常靠着箇靜做本靜也者萬物之終
 始也○周子之言主靜乃配義則仁為本非四
 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仁配義則仁為本非四

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中仁是動。五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問無欲故靜。曰欲動情勝則不靜。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虛靜。須是如此做工夫。西山真氏曰。自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人心之大。極始不能自保矣。於是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所以立在大極之全體。此中庸所謂修。道之教也。中正者。太極之全體。仁義者。太極之分。直下之正理。此蓋以形性之本體。故愚敢以中。正為太極之全體。聖人之道。其體配太極。其用配陰陽。以此立道垂教。而使天下之人。一惟矣。本文言中正。仁義者。太極全體。陰陽也。本注言仁義中。正者。陰陽太極也。體用互舉。其旨明矣。然仁義性也。謂之用可乎。蓋自性情言之。則仁義為五行之性。而四端其用也。自太極言之。則仁義為五行之善。惡分是五性皆有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其性而主於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

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匯中正。則仁為姑息。義為忍刻之類。故易尤重中正。

君子修之吉 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南軒張氏曰。聖人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降於聖人。則責乎修為焉。君子修之。而人極立。所謂於吉也。小人悖之。而絕乎天。所謂凶也。修之。要其惟敬乎。程子教人以敬為本。即周子主靜之

意也。要當於未發之時，即其體而不失其存之
之妙。已發之際，循其端而不昧乎察之之功。則
人欲可息，天理可明。而聖可希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
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
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
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
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
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
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南軒張氏曰：此說明三才之所以立也。天之
陽也，柔剛人之仁義皆太極之道。然也。故易
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生之始也。非始則
事也。亦不越乎動靜陰陽而已。原其始而知
所以生，則反終而後知所以死矣。又曰：人而
由義則人道立，而天道流行矣。夫萬物本乎
行五則本乎陰陽，陰陽本乎太極。而太極本
無極也。則原始之義，其趣味豈有窮乎？始
理也。非始則終矣。古今死生豈有窮乎？始
然也。非謂死生之說，別為一事也。只此理而
有定。朱子曰：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
而巳。始處是生之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
處。說生巳定處，說死未判底事，皆屬陽巳判
垂崖說斷。公事以為未判底事，皆屬陽巳判
事皆屬陰。以為未判底事，皆屬陽巳判
端之理。平巖葉氏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道，
太極在天以氣言曰仁。此陰陽在天地以形言
柔在人也。德言曰仁。此陰陽在天地以形言
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
行之妙矣。此大極之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南軒張氏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卦定吉凶生大業易之道盡備於此而此圖亦盡之矣又曰嗟乎此圖大易之所為至貴乎古今而無終極也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乎夫萬物皆本有太極也物不能自通人則能通矣人之所以能通者其道則所謂主靜即程子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所以中也意敬也者君子所以精一於動靜之際者歟

○節齋蔡氏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為周子妄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大哉易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

論曰愚既為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為統體不可偏指為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

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具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

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爾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信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

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天
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
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
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
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
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
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
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
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
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
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

可言哉况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
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
言之則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
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
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
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
也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
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
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
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
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

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宜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踈暢讀者誠能虚心一意反覆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某旣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某竊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

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

旣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

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閔中

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

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

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

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

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

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爾

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某於周

子程子亦云既以復于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
癸巳四月既望朱某謹書

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
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某所集次皆已
校定可繕寫某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
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唯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
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
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
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
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
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

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

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

陳搏以太極圖傳神長安傳抄修齊傳先十師山

胡宏仁仲則以為神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

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

而不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

卒不外乎此也陳忠肅公所著其一向繫

兩本皆非是其陳忠肅公之問眾也觀此若曰

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

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

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繫於經然

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

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

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

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

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
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
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
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
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
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序次名章亦復其舊
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
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端至於
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
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
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

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類又
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
狀所叙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按廣漢張
生手帖據先生家譜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樂
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
阜以示不忘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
而誤遺之者如蒲翁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
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
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
孤風遠操寓懷於壘埃之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
所論希夷種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
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編說意合
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
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嘗欲別
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

加是正以補其缺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
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
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歎因取舊表復
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錢板學宮以與同志之
士共焉淳熙己亥五月戊午朔新安朱某謹書

朱子江州書堂記曰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
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宋五星
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滿者醇判者合
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絳師
傳默契道體建圖著書根極要領當時見而知
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
人倫之著事物之象鬼神之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
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世有
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膺而祠堂記曰秦漢以來
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遺
人而無用語於天下而士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

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
於虛空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
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是以天理
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宋興濂溪
先生出言聖學之有要而天下之學者知勝私復禮
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
知誠心端身之可以學而措之天下其治者
泗水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其本而
而規模宏遠矣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與
復開創弘揚乎一之極乎幽探乎陰陽五行之
堂記曰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大極者也隆興祠
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之際
而其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蓋未有臻其體
用之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之際
理者而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
篇之傳此先生之教所以無極二字乃周先生
大有功於斯世也又曰無極二字乃周先生
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
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大極之妙不屬
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者也
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節

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處
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處。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
周子之端。從此處推上去。則是此心之仁。且如
德之元。即此處推上去。則是此節之仁。且如
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圖。則盡見
得天下許多道理。元無虧欠也。此出事物上
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此出事物上
熱縱橫妙用。只是這箇字。都括盡了。周子
之言。稱得輕重。極是合宜。太極圖與先天圖
同。時而出。該甚廣。凡今易中。非邵子自作。雖
其語而所出。該甚廣。凡今易中。非邵子自作。雖
繁綱領。出者太極。却是周子自作。發明易中
天約蓋合。下規。其義。則先格。天不極。之精
而內。又若不。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在太極
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思。慮。在。太極
二。而。四。以。為。八。卦。之。數。亦。自。一。而。二。思。慮。在。太極
行。而。遂。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一。中。為。五
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周。子。從。理。處。觀。邵

子從數上觀。皆只此理。先天圖載啓蒙。○太
極圖。其若不。後人。果能。如此。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
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
二。書。解。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
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究。爾。而。笑。也。○西。山。真
氏。曰。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莊。子。以
為。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者。乃。是。指。作。天。地。人
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渾。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
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為。二
矣。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其。通。行。而。言。則
曰。道。以。其。極。至。而。言。則。曰。太。極。又。何。嘗。有。二。耶。若
列。子。渾。渾。之。云。漢。志。曰。三。為。一。之。說。所。指。皆。同。若
儻。非。周。子。啓。其。秘。而。朱。子。又。闢。而。明。之。所。謂。太
極。之。為。理。而。非。氣。也。哉。或。謂。古。書。有。所。謂。太
乎。曰。一。太。一。者。即。太。極。之。始。太。極。之。始。太。極。之
則。曰。一。太。一。者。即。太。極。之。始。太。極。之。始。太。極。之
見。氣。太。初。氣。之。始。太。極。之。始。太。極。之。始。太。極。之
以。氣。形。太。初。氣。之。始。太。極。之。始。太。極。之。始。太。極。之
類。也。○自。文。公。蓋。發。其。秘。已。洞。然。無。疑。所。慮。學
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發

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沉
潛反獲參贊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也
按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二書
道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
講太極圖兄弟往復爭辯以前五日
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前五日始
不合得劫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偽學
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
亦以此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
學可惟此後之講授一非遂決去
亦可惟此後之講授一非遂決去
又按朱子集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
其後朱子集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
為詩八首先賦愛蓮說養心亭說題
等詩八首先賦愛蓮說養心亭說題
傳者溫泉寺詩序推官之子思求即
應求遺事亦增錄其未及錄者撫取
朱子遺事亦增錄其未及錄者撫取
事附此程門通書後錄其未及錄者
嘗見茂叔為與茂叔出世契便受拜
及坐間大

風起說小畜卦君賜乃起曰適來不
公拜今却當請劬拜茂叔走避呂本
訓云正獻公在茂叔謝啟云在薄宦
調除轉運判官茂叔謝啟云在薄宦
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邢恕敘述
生事云王荆公為江東提點刑獄時
通儒茂叔遇之與語淵源云侯師聖
至忘寢食謝氏性學淵源云侯師聖
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曰吾老
見天不詳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
從儼溪來耶嗟夫先生之教每以言
人未有不虛往實歸者李初平得之
荆公得之於連日夜蒲宗孟得之於
夜侯帥聖得之於連日夜蒲宗孟得
不知當時語氣象為何如孟氏動悟
獨步者與蘇黃二先生接洙泗而為
之道未見有所發明而東坡所謂中
輩造物乃其徒山谷所謂曾中灑落
霽月可謂得其神矣并附見其詩云
氏詩曰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移

贊愛及屋上為坐令此漢水名與先生俱
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
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爲漢之呼先生豈我輩
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山谷
黃氏曰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
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由故
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
民蘇於奉身而燕及榮整陋於希世而尚友
千古聞茂叔以永父所得多矣余詩詞不及世
水配茂叔以永父所得多矣余詩詞不及世
故猶髮髯其音塵詩曰漢毛秀於水清可飯
羹酒濯纓不漁民利又爲壽蟬蛻塵埃
玉雪自清聽延五老以爲壽蟬蛻塵埃
青嶺白鷗與客就間人聞擊音方不知何處
蓬髮白高荷爲蓋方倚美答以當伎霜清水
寒弓舟著平沙以爲方同宇方雲月爲家懷連
城弓觀明月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方誰
白雲蒙頭方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方誰
敢余

太極圖附錄終

朱子成書

通書

廬陵後學 黃 瑞節 附錄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
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
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
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
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
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
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
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

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
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爲漢之呼先生豈我輩
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使愚溪愚山谷
黃氏曰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
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也故
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
民蘇於奉身而燕及榮整陋於希世而尚友
千古聞茂叔以永父所得多矣余詩詞不及世
水配茂叔以永父所得多矣余詩詞不及世
故猶髮髯其音塵詩曰漢毛秀於名發琴弓
羹酒濯纓不漁氏利弓又何有於名發琴弓
玉雪自清聽溪聲延五老以爲壽蟬蛻塵埃弓
青嶺白鷗弓與客就間人聞擊音弓不知何處
蓬髮白高荷爲蓋方倚美答以當伎霜清水
寒弓舟著平沙以爲方同宇弓雲月爲家懷連
城弓觀明月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弓誰
白雲蒙頭弓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弓誰
敢余

太極圖附錄終

朱子成書

通書

廬陵後學 黃 瑞節 附錄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
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
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
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
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
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
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
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

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其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其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學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指

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註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某謹記

五峯胡氏曰通書曰一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春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脩也傳先天下圖於仲淹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條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焉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用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顯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為神穆之學而止者哉粵若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學而止軻氏關揚墨推明孔氏之學以爲萬世不斬之學謂妙一曰禹世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以不傳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